



许钧扇面书法

许钧(1878—1959)字平石,号子猷,又称一散居士、凝一居士等。河南开封人。1897年中秀才,以“案首”进学,纳优“贡生”,名扬汴京。1912年当选伪省议员,曾任教于河南淮阳学堂兼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。1936年任开封修志馆馆长。1948年居北京,1939年受聘为开封文史馆馆长。许钧多才多艺,于诗文、历史、金石、考据、书画、古玩鉴赏等都有很深的造诣。尤其书法,魏碑为主,骨气铮铮,洒脱自然。特别是大字榜书,起笔惊天,落笔扫千里,大气凛凛,庄重威严。此扇书,篇幅不大,用笔沉实,结体宽博,既灵动雅致,又质朴端庄,字字珠玑,赏心悦目。读之作品,那一笔一画微妙的穿插与揖让、那细腻的笔法横竖与转折,显然是出类拔萃。不愧被誉为“中原一支笔”。

王顺喜供稿

文史杂谈

我国古代的图学

夏吟

我国是具有丰富图学传统的国家,而工程图学则是古代科学技术宝库中独具特色的一支,它是现代工程图学的基础,也为未来工程图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中国图学绵亘数千年,其成就之盛,状若汪洋。

早在《周易》中已有“制器者尚其象”的记载,就是说在制造器物时,必须按照一定形状或图像制作。而《周礼》中,对图的论述更加丰富。如图的认识功能、图的重要性、图在管理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等等。

汉代的刘徽在《九章算术》中提出:“析理以辞,解体用图”的研究方法,认为文字与图形并用才能更好地解决数学中的问题,才能达到“庶亦约而能周,通而不默,览之者思过半矣”目的。晋人裴秀在《禹贡地域图·序》中说:“图书之设,由来之矣。自古重象立制,而赖其用。”指出若图样“不设分率,又不考证准望”,“虽有粗形”,“不可依据”。所谓“分率”,就是今天的比例尺,“准望”就是方位坐标。

宋人郑樵在《通志》中认为“图谱之作,不可偏废”,没有图谱,或人们不识图谱之学,就会严重地阻碍学术的进步。这个理论为后世图学发展和图谱专著奠定了思想基础。此后就出现了大量的有图谱之作的科技专著。

制图比例尺的使用,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。汉代《周髀算经》中记载:“以丈为尺,以尺为寸,以寸为分”的作图比例。宋人李诫编纂的《营造法式》中又提出“举折之制,先以尺为丈,以寸为尺,以分为寸,以厘为分,以毫为厘,侧面所建之屋于方正壁上。”比例尺的应用,是工程图样精确化的标志。

南朝宗炳的《山水图序》中提出了近大远小的原理和投影面的概念:“今张素绢以远映,昆阍之形,可围于方寸之间。”宗炳的论述与现代透视投影原理相似,当为第三角画法理论的前导。中山王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“兆域图”就是一幅用正投影法制成的建筑工程规划平面图,也是世界上罕见的早期工程图。

中国古代的图学,是世界图学史上仅见的,不仅在机械制图、建筑制图、考古制图方面,而且在工程制图的技术标准方面,中国古代图学都已成为古代科学技术赖以发展的技术体系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:“中国古代的工程图样是历史上一个里程碑。”他指出:“在中世纪整整一千年中,当欧洲人对科学的制图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,中国人却正在稳步地发展着他们自己的制图传统。”

掌故

唐图

王道清

何谓“唐图”?“唐图”是外国人给中国的早期玩具——七巧板取的名称。七巧板是一种由七块板组成的拼图玩具。它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分合案几。宋代黄长睿曾撰有《燕几图》,这种案几原是供宾客娱乐的,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小玩具。到清代,我国有人撰写了专门研究七巧板的著作,并随图传到国外,很快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喜爱的玩具。据说拿破仑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失败后,被流放荒岛时,还常常津津有味地摆弄这个为之解忧的玩具。由于这个有趣的板块诞生在中国,因此,世界各国几乎都不直呼它为“七巧板”,而称它为“唐图”——“中国的图块”,即今天所谓的玩具。



我和土地(油画) 罗贵荣

散文

说不尽的庄子

宋子牛

秋山流丹,雁阵南翔,霜露渐重的晚秋时节,有庄子故里之行。

旷世哲人庄子安息在豫东平原、黄河之滨的民权县一个偏僻乡村。我们和海内外赶来的庄氏族人一起,向庄周陵焚香献花,行礼如仪。

游走于青松翠柏环伺的陵园内,读着来此膜拜的名家诗联,不禁思接千载,神逸八方,在历史的时空中穿越。

作为哲学家,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,其核心或灵魂,也许是“逍遥游”,即追求心灵的放飞与自由。《庄子·天下》中说,“判天地之美,析万物之理,察古人之全”。这种“仰望星空”的探究与思辨,是何等的豪迈与雄奇,何等的视野与襟怀!庄子还说:“与人和者,谓之天乐;与天和者,谓之天乐。”他对“天人合一”、众生和谐伟大命题的诠释,很豪气,很超拔,很高远。

庄子在“秋水”篇中写了不少有趣的故事。他钓鱼与姜太公不同。老先生安坐濮水,既不“钓人”,也不为“钓誉”,为的是“得鱼忘筌”般的快乐。正是这种恬淡心境,潇洒人生,使他对天地之道有了特殊领悟。那次关于“鱼之乐”与惠子的辩论,轻松中透着智慧和机趣,至今为人乐道。他们还经常就“山与泽平”、“卵有毛”、“鸡三足”、“火不热”、“矩不方”、“白狗黑”等,进行驳诘研讨。话题看似悖论,实则彰显了哲人们思想气象的无羁、奔放与阔大。

许是机缘巧合,恰有几只黄黑蝴蝶在陵园花丛上飞舞。这让我想起庄周“梦蝶”的故事。他老人家与蝴蝶互易的奇特梦境,自然是文学的意象,但却深寓哲理在焉。它释放的精神向度有自由自在,有事物转化,有爱情隐喻,还有几许禅意。庄周看似迷失了自我,实则玄妙无穷,发人深省。

“一尺之捶,日取其半,万世不竭。”句出《庄子·天下篇》。一尺长的木棍,今天取它的一半,明天取一半的一半,后天再取剩下的一半的一半,如此取下去,总有一半留下,所以“万世不竭”。这简单的事例,论证的却是有限和

无限的辩证思想。毛泽东在一次哲学谈话中,提到物体的无限可分时,就举此例说,“这是个真理。不信,就试试看。如果有‘竭’就没有科学了。”庄子塑像耸立在蓝天白云下,长髯飘拂,衣袂凌风,那深邃的目光,正凝神视天际。塑像四围的级级玉石栏杆,没有花卉人物、云龙图案,倒是刻着一个个人耳熟能详的成语,诸如碧血丹心、沉鱼落雁、踌躇满志、大而无当、大方之家、扶摇直上、鬼斧神工、庖丁解牛、鹏程万里、螳臂当车、吐故纳新、望洋兴叹、邯郸学步、一日千里、大惑不解、栩栩如生、相濡以沫、初生牛犊不怕虎等等,有215个之多,全都源自《庄子》,也早被《中国成语大辞典》收入。庄子作为非凡的语言大师,诸子中恐罕有比肩者。

身居陋巷,一贫如洗,“衣大布而补之”,时而散步于濠,时而垂钓于濮,在平均寿命不到50岁的先秦,庄子却活了84岁。这位高标独树的智慧老人,“思之无涯,言之滑稽,心灵无羁”,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,极具浪漫个性。他有过显达的机会,但却断然拒绝了高官厚禄,只做了个漆园小吏。但他的游于物外的自由观、淡泊名利的人生观,却散发出恒久的浩然正气。

庄子的思想对现代人尤其启迪意义。物欲横流,浮华奢靡,他是厌恶并扬弃的。他强调生活的质朴,倡导个性的张扬,否定神鬼的权威,内心世界永远无忧无虑,自由自在,汪洋恣肆。隐于江湖,息影田园,看似“清静无为”的他,其实并非真的消极避世,内心深处一样有着体恤民生的悲悯情怀。

一抹林园,无限风光。“读罢南华锦绣文,焚香肃拜庄周坟,贤愚自古皆归土,谁似先生百世闻!”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圣贤的仰慕之情。

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,而永不湮灭的是文心,是思想、是纪念。一部《庄子》,闪耀着一代文哲的智慧之光。仰望庄子的星空,让人愉悦、痴迷、神往,那里有撷取不尽的思想瑰宝。



灵魂像风 布拉特 摄影

郑州地理

燕庄村与毛主席

朱坤杰

燕庄村是金水区的一个著名历史村庄。虽然该村早已变成了繁华的都市区,但是因为该村曾被毛主席视察过,在郑州非常知名,所以郑州人还是习惯用燕庄这个名字。

据传:明初,燕姓始祖由山西洪洞县移民至此。其中一支后裔是皇宫一内卫侍臣,曾在此购地置业,并建有当时郑州著名的燕家花园。后来,因燕姓后人不知去向,花园荒芜,其他姓氏陆续迁此安家落户,逐渐形成一个村庄。因燕姓居住在先,遂取名燕庄。

由于郑州重要的战略位置,早在1942年燕庄村东就建有郑州燕庄机场。当时,只有一条南北方向长300多米的土质跑道。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该机场后,又重建了一条长1960米的混凝土跑道,1951年正式投入使用。在新郑机场没启用前,一直是军民合用。1954年省政府从开封迁移至郑州,1952年开始征地建设,燕庄村成了省政府的邻居,省政府通往第三招待所(现在的黄河迎宾馆)的专用铁路线就通过该村。

1960年5月11日,在毛主席视察燕庄42周年之际,富裕起来的燕庄人,自愿捐款,重建了该纪念馆。新亭高12.26米,寓意主席12月26日生,宽8.30米,寓意主席寿83岁。现在的纪念馆已经成为人们在重大纪念日纪念毛主席的重要场所。

新书架

《神奇的桂林鸡血玉》

桂师

中国玉的传统分类中,本来没有赤玉一类,公认存在白、青、碧、黄、墨五色。但古代典籍中却经常提到“赤玉”的存在。据专家考证,东汉以前的相关典籍中提到的“赤玉”,是“玛瑙”、“玛瑙”这个名称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出现并取代了“赤玉”的称法。

2006年,广西桂林龙胜县出土了一种新的玉石,即古板块缝合带深海底火山沉积变质产物,以鸡血红为主色调,被命名为“桂林鸡血玉”。中国宝石检测中心鉴定了桂林鸡血玉的构成、密度、硬度,因而区分了现有的“鸡血石”与“桂林鸡血玉”。

《神奇的桂林鸡血玉》一书,对桂林鸡血

我听着他的语气流里流气的,有些不羞,不像是夸奖。小青年从怀里掏出一枚玉佩,轻轻搁在玻璃柜台上,拿无名指点点了:“哥们儿我也是少年,咱们俩少年就不说老话了。我姓药,叫药不然。你这儿不是经营金玉玉器么?哥们儿手里有件东西,看你收不收?”

我心里咯噔一声,心想果然来了。他这个举动,在古玩行当里有个说法,叫做“斗口”。斗口这个词本来是旗人玩鸟的术语,意思是斗口不斗手,不玩真的。后来演变到古玩行当,就成了卖主儿不是真的要卖玩意儿,而是要考较收宝之人的眼力。这种试探是明目张胆的,几乎可以算是一种挑衅,一般只有卖主儿跟收宝的有深仇大恨,成心要砸招牌,才会这么干。

可我跟他能有什么仇呢?估计是这位老教授被削了面子,所以找来自己的学生砸场子了。药不然看我面露犹豫,冷笑道:“你要是不敢收,哥们儿可就拿回去喂狗了。”

我听他的话里全是刺儿,知道今日肯定不能善了,遂伸出左手,也用无名指点住那枚玉佩,挪到柜台里侧,算是接下来他这个斗口。

药不然拿来的这块玉佩是童子持莲,有半个巴掌大小,我扫了一眼,直接扔回给他:“您自己收着吧。”

“哟呵,挺麻利啊。”药不然有些愕然,他还以为我会先拿放大镜看,再煮玉出灰,可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扔回来了。他下巴一抬,等着我继续说。要知道,斗口斗的不是真假,而是为什么假,得说出门道儿。

我客客气气告诉他:“您这块玉,连新提油都算不上,只能叫个狗打醋。”

提油是古代给玉器沁色的手法,宋代叫老提油,明清叫新提油,近代用来沁色的原料是狗血,狗血稠且黑,所以又叫狗打醋,不值钱。

“你凭什么这么说?”我耐心地拿起玉,指着那条鸡血沁线道:“您看,凡是‘狗打醋’的玉件,在沁边必有血疙瘩,细看边缘,像一条草绳上系着几个绳结一样,好认得很。”

药不然没想到我没费多大力气就认出来了,连声道:“好,好,果然有两下子。”

药不然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片,

扔给我。这片原玉不大,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和田籽玉,摸起来手感温润,绵而不软。

“这玩意儿不值钱,哥们儿家里藏着一万多块儿呢,你拿去玩儿吧。”药不然说得轻描淡写,我不知道他是真大方还是假大方,也不客气,直接把玉片揣口袋里。这东西卖出去,够付两个月房租了。

药不然见我急不可待地把玉收走,面露鄙薄,轻佻地吹了声口哨,又把“狗打醋”扔过来:“这块也给你了,碰上冤大头,也能赚一笔。”

我却照样给他扔了回去:“自从我入了古董这一行以后,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:绝不造假,也绝不欺人。”

“行,行,算你正派。敢不敢跟哥们儿再比一次?”我笑道:“我可是还要做生意呢,不敢和您在这里耗着。让我回一个来历不明的莫名其妙的赌斗,我可没有兴趣。今天他来找斗口,明天您来挑战,我这四梅斋也别做买卖,改成虹口赌场算了。”

药不然在旁边冷笑:“那哥们儿要是说‘明眼梅花’呢?”

五脉门人的挑战

我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,悚然一惊,陪着药不然。药不然道:“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刘局把你们家的事,跟我们四脉都说了,所以哥们儿跑来看个究竟,看看这失传许久的药家,到底有什么能耐。”

原来这家伙是五脉的子弟。“刘局知道这事儿么?”我谨慎地问道。

“他这两天一直在跟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几位理事开会,还没有个结论呢。这当了国家干部的人,就是喜欢开会说废话!其实有什么好讨论的,五脉从来都是在手艺上见真章儿,较量一番,不就全明白了?”药不然不屑地挥了挥手。

郑教授道:“小许,药家已经沉寂这么多年,突然又重新现身,势必引起许多人的关注。不说别的,就是药不然的背后,都站着不少大人物。你若是退缩,只怕以后这种事情会层出不穷。”

我现在最后悔的,就是鬼迷心窍去破解那个茶阵。现在可好,捅了一个大马蜂窝。我一向自诩谨慎,可还是没有勘破这颗名利心。

连载

可是,她也万万不能同意浦忠诚去陪那个女人还有他们的儿子。

秋棠在一家制药公司当技术员,这天上午,她几次打翻了药瓶,失手将玻璃器皿摔到地上,自己还摔倒了。她不知道该怎么把车开回来的,进了家,空荡荡一片死寂,秋棠倒在沙发上号啕大哭起来。

昏昏沉沉中,电话铃声尖锐地响起,秋棠睁开眼,扶着墙慢慢走到厨房,拿起了电话话筒,里面传出了晓华活泼的声音,像一缕阳光照进秋棠荒凉黑暗的心中,将她拉回到光明里来。

千难万难,千痛万痛,不能影响到女儿,这是秋棠存在心中的一点清明。

她捂住话筒,使劲咳嗽几声,让声音恢复正常。

晓华叽里呱啦地倒豆子一样讲她在学校的经历,然后问道:“妈你这两天怎么都没给我打电话,你和爸都好吧?”

秋棠说:“我们都挺好的,没什么事。”说着,眼泪已经忍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晓华在那边听出一丝端倪,问道:“妈你怎么了?”

秋棠压住哽咽:“没事,想你的,你不在家,这个家就不像家了。”

女儿笑道:“这才几天啊,我感恩节就回去看你们。”

第二天醒来,秋棠躺在床上,不知道自己起床要干什么。她原来每天一大早要起来给浦忠诚做早饭的。

今天,他在另一个女人家吃早饭。一个念头浮上秋棠的心头,何不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。

有了目标,秋棠爬起来梳洗,喝了半杯牛奶,拿起钥匙走出了家门。

在浦忠诚的实验室里有个女实验员也是中国人,秋棠和她相熟些,在浦忠诚和她摊牌之后,为了解叶竟的底细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,秋棠在电话里和实验员长谈过,并从她那儿要来了叶竟的电话和住址。

秋棠根据地址找到了叶竟居住的公寓,把车停在道边,远远地望着那扇紧闭着的门,心中突然茫然起来。自己这是在干什么?

正在茫然不知所措之际,她看

到浦忠诚和叶竟领着一个小男孩出来了。浦忠诚牵着孩子的手,三个人走到浦忠诚的车旁,上了车。

车子慢慢驶出车道,向小区外面驶去。

秋棠也把车打着了火,老远地跟在后面。

到了一个社区公园,浦忠诚和叶竟领着孩子来到儿童游乐场,让孩子去攀爬玩耍。

秋棠把车停在路边,她远远地躲在树后,看到叶竟亲昵地挽着浦忠诚的胳膊,一边看着孩子一边扭头说笑着什么,他们就像一对正常的夫妻,周末带孩子到公园玩一样。

可秋棠知道他们不正常,他们不是一家人。

恍惚间,秋棠好像看到了年轻的自己,和浦忠诚一起领着女儿在公园里玩耍嬉戏,那个秋千上的小孩变成了女儿晓华,晃着两个冲天辫在秋千上娇笑着,喊着:“爸爸,再高一点,再高一点……”

那个男人是自己的丈夫,是晓华的爸爸!

她闭了闭眼睛,再睁开时,泪如泉涌,在这一刻,她才真正了解了什么叫嫉妒,什么叫痛苦,什么叫伤心,什么叫心碎欲绝!

胃又开始剧烈地疼了起来,她蹲在那里,用拳头紧紧地顶着胃,头垂着,头发披散下来,那样痛苦又无助。

一个遛狗的女人经过,发现她的异状,走近前来问:“你还好吧?需不需要帮忙?”

秋棠抬起头来,向那个好心的路人摇摇头,摇摇头晃晃走到回车处。她咬着牙把车开回了家,进了门就直奔厨房,找到两片止疼药吞了下去,然后扑倒在沙发上。

止疼药并没有让她的痛苦消减半分,她依然觉得痛不欲生。

晚上十点多钟,秋棠正辗转反侧间,听见车库门响,心里忽然就踏实了下来。她不禁苦笑起来,自己怎么就到了这一步田地?

浦诚忠走进厨房,看到桌子上摆的几盘自己喜欢的饭菜,原封未动。他定在那里,长叹一口气。

原以为把事情跟秋棠挑明了,不再遮遮掩掩,自己的日子会好过一些,没想到两边都难以摆平,自己两边不是人。

秋棠从卧室出来,看他盯着桌上的饭菜,问道:“要不要吃一点?”